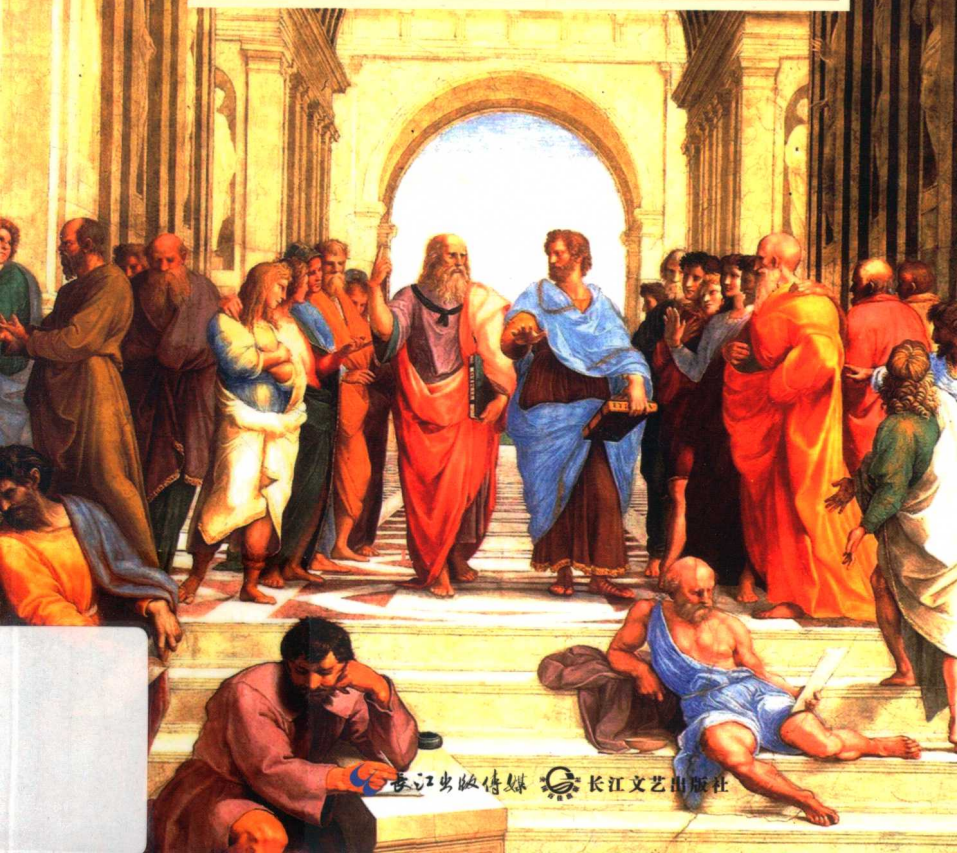


思想的王国

贾洪武 著

哲学始于问题，只要问题还在，思考不止，哲学就不会终结。

虽然哲学家们还没有停止争吵，但你一定能在思想的王国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思想的王国

贾洪武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思想的王国 / 贾洪武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354-8214-3

I. ①思… II. ①贾… III. ①西方哲学—哲学思想—通俗读物 IV. ①B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6113 号

责任编辑: 吴 庆

封面设计: 徐慧芳

插 画: 刘 杨

责任校对: 陈 琪 徐梦蓓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枝江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7.25

版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00 千字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推荐序

哲学不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赵凯荣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再没有什么比给一本写哲学史的书作序更难的了，特别是在现代。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这绝对不是我们这个讲究效率的时代的节奏，但事实毕竟是事实。

造成困难的真正原因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差不多都已经说过了，许多哲学家，包括马克思，都反复谈到，哲学，像一个伟大的国王，却需要不厌其烦地向世人证明自己的价值。任何一本哲学史著作，当然都是在讲哲学，但同时，也必然要向读者不厌其烦地证明哲学的伟大的价值。在这方面，哲学史更像一部广告史。这是由哲学的特性内在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贾洪武先生的这本著作也不例外。

实际上，广义上说，一切理论似乎都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法拉第当年发现了电的时候，国王就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可是，这电，它有什么用呢？法拉第一定是被问住了，所以才怯生生地说：也许，以后陛下可以从中获取税收的……

比较而言，哲学的境遇更糟，泰勒斯，一般被认为是第一个哲学家，那么当然，他也必然不幸地成为第一个向世人证明哲学价值的人。据说，泰勒斯曾观察天象，发现来年橄榄会大丰收，于是他提前用低廉的价格租用了许多橄榄压榨机，翌年果然橄榄大获丰收，泰勒斯再将橄榄压榨机高价租出，发了一笔横财。这个例子想向世人表明，哲学也是可以有用，甚至有大用的。因此，长期以来，这个例子一直被一些哲学家津津乐道。

哲学，就其只研究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言，在世人的眼中，它永远都是虚幻的。它的现实是虚拟的，它的思想是虚妄的，它的力量是虚弱的，它的方向永远是虚无主义的。在变本加厉的现代物质世界中，更显得如此。

这就是哲学在世俗社会的必然宿命。

所以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开宗明义：哲学和宗教，

缺乏一般的科学那样的优越性，那就是它们没有对象，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样的对象。但是，黑格尔并不真正认为这是什么缺点，反而认为，这是哲学和宗教的一个优点：它们专门以真理为对象。这个思想后来被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进一步发挥：凡是“感性的”、“在场的”的东西，往往缺乏真理性，真理性往往“不在场”，一种真理，只有在失去它时，我们才能感受到它的真正存在、真正重要的价值。

柏拉图算得上最早将哲学的这种作用推到极致的哲学家，在柏拉图看来，任何事物都是由于理性、理念而存在。美的事物之所以是美的，是由于这些事物分有了美的理性和理念；善的事物之所以是善的，是由于分有了善的理性和理念，等等，不一而足。理性、理念才是真正的更本质的存在。重要的是，一切“感性”的、“在场”的东西，不过是理性和理念的“显现”。这突出表现在《斐多篇》中，在那里，柏拉图明确指出，一般人都以为是木匠创造了桌子，实际上，在木匠创造桌子前，桌子的理性、理念早已存在，木匠不过是将这种理性、理念“呈现”了出来。柏拉图已经看到，过度推崇现实和实践会对哲学带来什么

伤害。所以，他竭力证明，实践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它不过是把哲学理性和理念呈现出来，说穿了，不过是哲学理性和理念的自我实现的工具和手段。

比较一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很有趣的，亚里士多德将人的行为分为三类：一类是理论行为（譬如哲学研究）；一类是工匠行为（譬如木匠制造桌子）；一类是实践行为（譬如社会交往等）。亚里士多德将理论行为视为人的最高的行为，就这点上，与柏拉图很相近，捍卫了哲学的作用。但是，亚里士多德有一个重大的倒退（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人们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一种进步），那就是，在具体事物上，最高的理性和理念的思想就被放弃了，他总要为具体事物寻找一个具体的原因（这就是过去常常困扰我们的“第一实在”和“第二实在”的关系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思想得到了自然科学的有力支持。

其一，我们从达尔文等一系列的进化论中看到，这世界确实有一个共同的始源，用哲学的话说，就是确实有一个 *primary being*，尽管每个具体事物都有其具体原因，但它们都与始源有一种历史关系。所以鲁迅把泰勒斯视为进化论的第一人是对的，贾洪武先生把阿那克西曼德作为“进

化论的先驱”也是对的。

其二，我们知道，凡事物都有规律（换个说法，都有理性），物体有物理学的规律；化学品有化学规律；生物有生物学规律，等等。黑格尔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批判了实践改造世界的观点，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明确表明：我们所谓的改变世界，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什么。我们没有改变力学规律；我们没有改变物理学规律；我们没有改变化学规律，我们也并没有创造规律，我们只是发现并利用了这些规律。

无论自觉或不自觉，所有关于规律、必然性和科学的研究都是在哲学理性的大树上开花结果的，还是那句话，只是自觉和不自觉的问题。

哲学时刻都想超越对象的边界，因此，哲学经常可能会说过头的话，哲学时刻面临越界的危险。但是，这同时也可能正是哲学的一个巨大的优点。关于类似的见解，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阐述得不厌其烦，在康德看来，一类判断是先天判断，它们总是正确的，但不提供新东西，诸如三角形有三个角，等等。还有一类是综合判断，诸如某地危化品会不会有一天突然爆炸，这个结论不能从

前提推出，因此存在错误的可能。康德以一种既是先天的又是综合的先天综合判断来克服这两种判断的各自片面性，人类大抵只能如此。

哲学就是要超越对象，所以哲学家在外观上很像是一些疯痴之人，一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言的，哲学家和精神病人很难区分。矛盾然而是事实。哲学家在世俗的眼光中，是一些相当理性的人，但另一方面，哲学家又貌似空想家、幻想家、玄想家。

动辄就上升到普遍性和必然性，这既是哲学容易产生错误甚至是空想、玄想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时也正是这一点孕育着真正的希望。

正是在这一点上，颠覆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看法，这种主流的、占统治地位的看法认为，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是在归纳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当然也有它的道理，譬如，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谁长生不老、长生不死，那么当然可以归纳出“人总有一死”这个结论，但大多数认识、特别是真正深刻的认识却不是这样形成的，它们是借助于哲学抽象力完成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海德格尔对此补充道：解释世界就是改变世界。

《思想的王国》这本书在同类书籍中是非常好的一本，贾洪武先生请我为他的书作序，为此我把他的书仔细阅读了多遍，感慨良多，在这个被许多人视为哲学消亡的时代，贾洪武先生能写这样一本哲学史的书，殊为难得。但也因此多了些许忧虑，在这个大家至多只对心灵鸡汤有所兴趣并感到满足的情势下，我真担心读者是否真会沉下心去耐心地阅读这部著作。这不由使我想起了马克思出版《资本论》法文版的情形，马克思很担心过于实际的法国人由于对理论缺乏耐心而不能读下去，所以专门为法国人改写，实际上另外出版了一部《资本论》，我的担心亦然，因此，我把这篇序是作为引论来写的，希望读者看了这篇序，能有一种一睹为快、欲罢不能的冲动。现在这个社会，问题多多，人人似乎牢骚满腹，显然已经不能单纯用经济增长来说明和解决了，也许，只有哲学智慧可以帮到我们。

自序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这是我小的时候就想过的问题。后来我有过很多答案，但是都不能令人满意。再后来我想到了哲学，但是哲学书，总是很厚，很艰涩难懂。但是因为我有疑问，我就坚持读。后来我慢慢读懂了哲学，我很喜悦。我就想把这份喜悦分享出去，于是我想到了写一本人人都能读懂的哲学书。这本书不厚，不艰涩，不会让人望而却步。它是通俗易懂的，真实准确又平易近人的。

这样一本书写起来才知道不容易，我要做的是阐述前人的思想，并不是臆测前人的思想，更不能扭曲前人的思想。于是，写着写着突然有一种使命感，我要写好它。可是，知易行难，我们距离西方世界很遥远，对他们的历史了解有限，而我知道，每一种哲学思想都不是凭空想象出

来的，他们或者和我一样，是为了回答内心的好奇；或者是为了解决当世的难题，而开出的处方。因为时弊不同，所以才有各种各样的新处方。当然每一张处方都不是万能的，而且不同的医生之间又争吵不断。每个医生都想找到治病的真理，所以要结合不同的时空和人事。所以哲学充满着斗争和对立，继承和背叛。而于我来说，则是学然后知不足，没有办法，只好继续读更多的书，来填补自己思想的空白。我真切感觉到什么叫学无止境了。

这时我忽然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谁不思考，谁就有答案；谁开始思考，谁就没有确定的答案。可是人有追求确然性的天性，不能忍受或然性。不确定性让人没有安全感了。可是思考已经开启了，没有办法让思考停下来。所以我需要一个走下去的理由，那么高尚一点的想法，就让我一个人在不确定的哲学世界里面探索吧。沿着我踩出的小路，让有兴趣一窥哲学花园的人，获得更多的确定性和安全感。于是我就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一边记录。于是就有了，你现在看到的这本小书——《思想的王国》。

我知道我们已经穿越时空相遇了，通过读前人的著作我与大师们相遇于江湖。我有时感觉我们不仅只是相遇，

我们就是在透过文墨书香在交谈。所以希望你能把这本书带回家，让它带着你，开启一趟奇妙的思想之旅。

绪论

四千字读懂西方哲学

希腊哲学沿着神话小路，走进理性思辨的广阔天地，它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世界的实体？泰勒斯说是水，水是万物的要素，万物生于水，终归于水。当然，他的观点没有博得所有人的认同。阿那克西曼德反对说，水不可能是万物的本质，因为水本身还要被解释，构成万物的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实体。

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世界是什么构成的不感兴趣，他们想知道世界的形式和关系问题，为什么世界的秩序和规律有一致性，最后他们断言，数是事物的本质。

赫拉克利特也在思考他的哲学，世界的变化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宣称，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永恒是虚幻，运动是永恒。以此为据，他还建立了他的伦

理学和心理学。埃利亚学派的创始人巴门尼德不同意赫拉克利特的看法，一个东西怎么能既存在又不存在？变化和运动都不可思议，事物的本质是永恒不变的，感官世界只是虚幻。这些看起来都有些道理，事物确实似乎是常驻的，又似乎是变化的，这时恩培多克勒出来打圆场，事物没有生成也没有衰亡，只是混合和分离。德谟克利特说，好吧，构成事物的是原子，原子的分离和结合让事物看起来变化着，但原子本身是不变的。

这些人各抒己见，转眼间到了公元前六世纪，进入了智者时期，智者喜欢修辞学，贬义的说法是诡辩术，他们关注的范围更广泛，涉及政治、宗教、道德、国家、艺术和教育等方面。智者们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了解知识和判断对错都是不可能的。

思想界一片混乱，亟须有人出面调和。这时候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苏格拉底出现了，他批评智者的虚无主义，他说意见有分歧，但对立的意见还是有一致的方面。他佯装无知而到处提问，告诫人们把握真理要依靠知识而不是信念。苏格拉底提出了很多问题就走了，留下他的学生柏拉图来回答，柏拉图想了很多答案，关于认识真理的

方法，他主张用辩证法，用理性的概念思考问题。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了师门的衣钵，他研究了形而上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问题，当然他也思索了认识真理的方法，他提出三段论式逻辑学，成为科学逻辑学的创始人。

思考人生的不只有希腊三贤，伊壁鸠鲁也在沉思，他说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快乐，快乐是至善，他的学说容易鼓励人滑向自私，因此招致很多非议。斯多葛学派挺身而出，芝诺说哲学是田地，逻辑学是围墙，物理学是土壤，伦理学是果实，道德是区别公民的唯一尺度。怀疑学派坐不住了，他们说我们不能认识事物的本性，感觉欺骗了我们。折中主义不愿意卷入争论，事实上他们是懒于思考，他们到各派哲学家的院子里，挑几个称手的工具组合到一起，哲学么，适用就对了。

尽管这些哲学家很神气，但是遇到宗教了，他们也没办法。基督教徒不仅希望认识上帝，而且还要看见上帝。斐洛说，意识的太阳必须陨落，上帝有绝对的权能。查士丁尼皇帝下令关闭雅典的学园，希腊哲学完了。基督教神学早期关于逻各斯的问题，有很多争论。使徒保罗是最初创立基督教神学的人，保罗宣称基督和逻各斯是一回事。

现在轮到奥古斯丁发表观点了，他的观点是只有关于上帝和自我的知识才值得拥有，了解是为了信仰，信仰是可以了解。这时罗马帝国的贵族们改信基督教，往昔古典时期的文学艺术成就普遍覆灭，行将凋零。经院哲学时期开始了，文明走进黑暗。教会全面接管了人间，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小心地维持着呼吸。

约翰·司各脱把神学和哲学、权威和理性以及信仰和知识等同起来。但约翰·司各脱点亮的一点光，很快被无边的黑暗吞灭。七艺的教师继续教授诡辩术，不知不觉间基督教遇到了唯名论和唯实论的难题。当然，最后教会拥抱了柏拉图。安瑟伦告诫人们，永远要记住，凡是智慧不能理解的，就应该虔诚地崇敬信仰。他根据一般概念脱离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证明了上帝存在。但是高尼洛不买账，他说安瑟伦证明上帝存在，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证明一个完美的岛屿存在。十二世纪的正统思想家的理想就是这样，给信仰找理由，为此他们运用逻辑和形而上学。但从结果来看，效果不那么令人满意。人们建立了学校，思想家们想调和理性和信仰。当然这也不是哲学，而是阻力最小的一条出路。